

■ 開明文學新刊 ■

# 蛤藻集

老舍著

集 藻 蛤

版 初 月 一 十 年 五 廿 國 民

版 五 月 三 年 六 十 三 國 民

角 九 元 一 幣 國 價 定 冊 每

印  
刷  
者

開  
明  
書  
店

發  
行  
者

代 表 人  
開 明 書 店  
范 洗 人

著  
作  
者

老

舍

印 翻 准 不 \* 權 作 著 有

## 序

收入此集的有六短篇，一中篇；都是在青島寫成的。取名「蛤蜊」，無非見景生情：住在青島，看海很方便；潮退後，每攜小女到海邊上去；沙灘上有的是蛤蜊與斷藻，便與她拾着玩。拾來的蛤蜊很不少了，但是很少出奇的。至於海藻，更不便往家中拿，往往是拾起來再送到水中去。記得在艾爾蘭海邊上同着一位朋友閒逛，走到一塊沙灘，沙子極細極多，名為天鵝絨灘。時近初秋，沙上有些斷藻，葉短有豆，很像聖誕節時用的 *Mistle-toe*。據那個友人說，踩踩這種小豆是有益於腳的，所以我們便都赤足去踏，豆破有聲，怪覺有趣。在青島，我還沒遇上這樣的藻，於是和小女也就少了一種赤足的遊戲。

設若以蛤及藻象徵此集，那就只能說：出奇的蛤蜊是不易拾着，而那有豆兒且有益於身體的藻也還沒能找到。眼高手低，作出來的東西總不能使自己滿意，一點不是謙虛。

讀者若能不把牠們拾起來再馬上送到水中去，像我與小女拾海藻那樣，而是像蛤殼似的好歹拿回家去，加一番品評，便榮幸非常了！

老舍序於青島。二十五年雙十節

# 目次

|              |   |
|--------------|---|
| 老字號·····     | 一 |
| 斷魂槍·····     | 二 |
| 聽來的故事·····   | 三 |
| 新時代的舊悲劇····· | 四 |
| 且說屋裏·····    | 五 |
| 新韓穆烈德·····   | 六 |
| 哀啓·····      | 七 |

## 老字號

錢掌櫃走後，辛德治——三合祥的大徒弟，現在很拿點事——好幾天沒正經吃飯。錢掌櫃是綢緞行公認的老手，正如三合祥是公認的老字號。辛德治是錢掌櫃手底下教練出來的人。可是他並不專因私人的感情而這樣難過，也不是自己有什麼野心。他說不上來為什麼這樣怕，好像錢掌櫃帶走了一些永難恢復的東西。

周掌櫃到任。辛德治明白了，他的恐怖不是虛的；「難過」幾乎要改成咒罵了。周掌櫃是個「野雞」三合祥——多少年的老字號——要滿街拉客了。辛德治的嘴撇得像個煮破了的餃子。老手，老字號，老規矩——都隨着錢掌櫃的走了，或者永遠不再回來。錢掌櫃，那樣正直，那樣規矩，把買賣作賠了。東家不管別的，只求年底下分紅。

多少年了，三合祥永遠是那麼官樣大氣：金匾黑字，綠裝修，黑櫃藍布圍子，大柈堯包

着藍呢子套，茶几上永放着鮮花。多少年了，三合祥除了在燈節纔掛上四隻宮燈，垂着大紅穗子；此外，沒有半點不像買賣地兒的胡鬧八光。多少年了，三合祥沒有打過價錢，抹過零兒，或是貼張廣告，或者減價半月；三合祥賣的是字號。多少年了，櫃上沒有吸煙捲的，沒有大聲說話的；有點響聲只是老掌櫃的咕嚕水煙與咳嗽。

這些，還有許許多多可寶貴的老氣度，老規矩，由周掌櫃一進門，辛德治看出來，全要完。周掌櫃的眼睛就不規矩，他不低着眼皮，而是滿世界掃，好像找賊呢。人家錢掌櫃，老坐在大杌凳上合着眼，可是哪個伙計出錯了口氣，他也曉得。

果然，周掌櫃——來了還沒有兩天——要把三合祥改成蹦蹦戲的棚子。門前繫起血絲胡拉的一座彩牌，「大減價」每個字有五尺見方，兩盞煤氣燈，把人們照得臉上發綠，好像一羣大煙鬼。這還不夠，門口一檔子洋鼓洋號，從天亮吹到三更；四個徒弟，都戴上紅帽子，在門口，在馬路上，見人就給傳單。這還不夠，他派定兩個徒弟專管給客人送煙遞茶，哪怕是買半尺白布，也往後櫃讓，也遞香煙：大兵，清道夫，女招待，都燒着煙捲，把屋裏燒

得像個佛堂。這還不夠，買一尺還繞上一尺，退贈送洋娃娃，伙計們還要和客人隨便說笑；客人要買的，假如櫃上沒有，不告訴人家沒有，而拿出別種東西硬叫人家看；買過十元錢的東西，還打發徒弟送了去，櫃上買了兩個一走三歪的自行車！

辛德治要找個地方哭一大場去！在櫃上十五六年了，沒想到過——更不用說見過——了——三合祥會落到這步田地！怎麼見人呢？合街上有誰不敬重三合祥的伙計們晚上出來，提著三合祥的大燈籠，連巡警們都另眼看待。那年兵變，三合祥雖然也被搶一空，可是沒像左右的鋪戶那樣連門板和「言無二價」的牌子都被摘了走——三合祥的金隔有種尊嚴！他到城裏已經二十來年了，其中的十五六年是在三合祥，三合祥是他第二家庭，他的說話，咳嗽與藍布大衫的樣式，全是三合祥給他的。他因三合祥，也為三合祥而驕傲。他為鋪子去索債，都被人請進去喝碗茶；三合祥雖是個買賣，可是照顧主兒似乎是一些朋友。錢掌櫃是常給照顧主兒行紅白人情的。三合祥是「君子之風」的買賣，門凳上常坐着附近最體面的人；遇到街上有熱鬧的時候，照顧主兒的女眷們到這裏向老掌櫃



借個座兒。這個光榮的歷史，是長在辛德治的心裏的。可是現在？

辛德治也並不是不曉得，年頭是變了。拿三合祥的左右鋪戶說，多少家已經把老規矩捨棄，而那些新開的更是提不得的，因為根本就沒有過規矩。他知道這個。可是因此他更愛三合祥，更替牠驕傲，牠是人造絲品中唯一的一匹道地大緞子，彷彿是。假如三合祥也下了橋，世界就沒了！哼，現在三合祥和別人家一樣了，假如不是更壞！

他最恨的是對門那家正香村。掌櫃的踏拉着鞋，叨着煙捲，鑲着金門牙。老闆娘背着抱着，好像兜兒裏還帶着，幾個男女小孩，成天出來進去，進去出來，打着南方話雞雞叨叨，不知喊些什麼。老闆和老闆娘吵架也在櫃上，打孩子，給孩子吃奶，也在櫃上。摸不清他們是作買賣呢，還是幹什麼玩呢，只有老闆娘的胸口老在櫃前陳列着是件無可疑的事兒。那羣伙計，不知是從那兒找來的，全穿着破鞋，可是衣服多半是綢緞的。有的貼着太陽膏，有的頭髮梳得像漆杓，有的戴着金絲眼鏡。再說那份兒厭氣：一年到頭老是大減價，老懸着煤氣燈，老磨着留聲機。買過兩元錢的東西，老闆便親自讓客人吃塊酥糖；不吃，他能往

人家嘴裏送什麼東西也沒一定的價錢，洋錢也沒有一定的行市。辛德治永遠不正眼看「正香村」那三個字，也永不到那邊買點東西。他想不到世上會有這樣的買賣，而且和三合祥正對門！

更奇怪的，正香村發財，而三合祥一天比一天衰微。他不明白這是什麼道理。難道買賣必定得不按着規矩作纔行麼？果然如此，何必學徒呢？是個人就可以作生意了！不能是這樣，不能三合祥到底是不會那樣的！誰知道竟自來了個周掌櫃，三合祥的與正香村的煤氣燈把街道照青了一大截，牠們是一對兒！三合祥與正香村成了一對，這莫非是作夢麼？不是夢，辛德治也得按着周掌櫃的辦法走。他得和客人瞎扯，他得讓人吸煙，他得把人詎到後櫃，他得拿着假貨當真貨賣，他得等客人爭競纔多放二寸，他得用手術量布——手指一捻就抽回來一塊，他不能受這個！

可是多數的伙計似乎願意這麼作。有個女客進來，他們恨不能把她圍上，恨不能把全鋪子的東西都搬來給她瞧，等她買完——那怕是買了二尺塘布——他們恨不能把

她送回家去。周掌櫃喜愛這個，他願意看伙計們折跟頭，打把式，更好能在空中飛。

周掌櫃和正香村的老闆成了好朋友。有時候還湊上天成的人們打打麻雀。天成也是本街上的綢緞店，開張也有個四五年了，可是錢掌櫃就始終沒招呼過他們。天成故意的和三合祥打對仗，並且吹出風來，非把三合祥頂爬下不成。錢掌櫃一聲也不出，只偶爾說一句：咱們作的是字號。天成一年倒有三百六十五天是紀念大減價。現在天成的人們也過來打牌了。辛德治不能管理他們，他有點空閒，便坐在櫃裏發楞，面對着貨架子——原先架上的布匹都用白布包着，現在用整幅的通天扯地的作裝飾，看着都眼暈，那麼花紅柳綠的三合祥已經沒了，他心裏說。

但是，過了一節，他不能不佩服周掌櫃了。節下報賬，雖然沒賺什麼，可是沒賠。周掌櫃笑着給大家解釋：「你得記住，這是我的頭一節呀！我還有好些沒施展出來的呢。還有一層，繫牌樓，賃煤氣燈……那個不是錢呢？所以呀！」他到說上勁來的時節總這麼「所以呀」一下。日後無須繫牌樓了，咱會用新的，還要省錢的辦法，那可就有了賺頭，所以呀！」

辛德治看出來，錢掌櫃是回不來了；世界確是變了。周掌櫃和天成、正香村的人們說得來，他們都是發財的。

過了節，檢查日貨嚷嚷動了。周掌櫃瘋了似的上東洋貨。檢查的學生已經出來了，他把東洋貨全擺在大面上，而且下了命令：「進來買主，先拿日本布；別處不敢賣，咱們正好作一批生意。看見鄉下人，明說這是東洋布，他們認這個；對城裏的人，說德國貨。」

檢查的學生到了。周掌櫃臉上要笑出幾個蝴蝶兒來，讓吃煙，讓喝茶。「三合祥，衝這三個字，不是賣東洋貨的地方，所以呀！諸位看吧！門口那些有德國布，也有土布；內櫃都是國貨綢緞，小號在南方有聯號，自辦自運。」

學生們疑心那些花布。周掌櫃笑了：「張福來，把後邊剩下的那匹東洋布拿來。」

布拿來了。他扯住檢查隊的隊長：「先生，不屈心，只剩下這麼一匹東洋布，跟先生穿的這件大衫一樣的材料，所以呀！」他回過頭來，「福來，把這匹料子扔在街上去！」

隊長看着自己的大衫，頭也沒擡，便走出去了。

這批隨時可以變成德國貨，國貨，英國貨的日本布賺了一大筆錢，有識貨的人，當着周掌櫃的面，把布扔在地上，周掌櫃會笑着命令徒弟：「拿真正西洋貨去！難道就看不出先生是懂眼的人嗎？」然後對買主：「什麼人要什麼貨，白給你這個，你也不要，所以呀！」於是又作了一號買賣，客人臨走好像直怪捨不得周掌櫃。辛德治看透了，作買賣打算要賺錢的話，得會變戲法和說相聲。周掌櫃是個人物。可是辛德治不想再在這兒幹，他越佩服周掌櫃，心裏越難過。他的飯由脊梁骨下去。打算睡得安穩一些，他得離開這樣的三合祥。

可是，沒等到他在別處找好位置，周掌櫃上天成領櫃去了。天成需要這樣的人，而周掌櫃也願意去，因為三合祥的老規矩太深了，彷彿是長了根，他不能充分施展他的才力。辛德治送出周掌櫃去，好像是送走了一塊心病。

對於東家們，辛德治以十五六年老伙計的資格，是可以說幾句話的，雖然不一定發生什麼效力。他知道哪位東家是更老派些，他知道怎樣打動他。他去給錢掌櫃運動，也託

出錢掌櫃的老朋友們來幫忙。他不說錢掌櫃的一切都好，而是說錢與周二位各有所長，應當折中一下，不能死守舊法，也別改變的太過火。老字號是值得保存的，新辦法也得用着。字號與利益兩顧着——他知道這必能打動了東家們。

他心裏可是另有個主意。錢掌櫃回來，一切就都回來，三合祥必定是「老」三合祥。要不然便什麼也不是。他想好了：減去煤氣燈，洋鼓洋號，廣告，傳單，煙捲；至必不得已的時候，還可以減人，大概可以省去一大筆開銷。況且，不出聲而賤賣，尺大而貨物道地。難道人們就都是傻子嗎？

錢掌櫃果然回來了。街上只剩了正香村的煤氣燈，三合祥恢復了昔日的肅靜，雖然因為歡迎錢掌櫃而懸掛上那四個宮燈，垂着大紅穗子。

三合祥掛上宮燈那天，天成號門口放上兩支駱駝，駱駝身上披滿了各色的緞條，駱駝上安着一明一滅的五彩電燈。駱駝的左右關了抓彩部，一人一毛錢，湊足了十個人就開彩，一毛錢有得一匹摩登綢的希望。天成門外成了廟會，擠不動的人。真有笑嘻嘻夾走

一匹摩登縐的嗎！

三合祥的門凳上又罩上藍呢套，錢掌櫃眼皮也不擡在那裏坐着。伙計們安靜的坐在櫃裏，有的輕輕撥弄算盤珠兒，有的徐緩的打着哈欠，辛德治口裏不說什麼，心中可是着急，半天兒能不進來一個買主。偶爾有人在外邊打一眼，似乎是要進來，可是看看金匾，往天成那邊走去。有時候已經進來，看了貨，因為不打價錢，又空手走了。只有幾位老主顧，時常來買點東西；可也有時候只和錢掌櫃說會兒話，慨嘆着年月這樣窮，喝兩碗茶就走，什麼也不買。辛德治喜歡聽他們說話，這使他想起昔年的光景，可是他也曉得，昔年的光景，大概不會回來了；這條街只有天成「是個買賣」。

過了一節，三合祥非減人不可了。辛德治含着淚和錢掌櫃說：「我一人幹五個人的活，咱們不怕！」老掌櫃也說：「咱們不怕！」辛德治那晚睡得非常香甜，準備次日幹五個人的活。

可是過了一年，三合祥倒給天成了。

## 斷魂槍

「生命是鬧着玩，事事顯出如此；從前我這麼想過，現在我懂得了。」

沙子龍的鑲局已改成客棧。

東方的大夢沒法子不醒了。砲聲壓下去，馬來與印度野林中的虎嘯。半醒的人們，揉着眼，禱告着祖先與神靈；不大會兒，失去了國土、自由與權利。門外立着不同面色的人，槍口還熱着。他們的長矛毒弩，花蛇斑彩的厚盾，都有什麼用呢；連祖先與祖先所信的神明全不靈了！啊！龍旗的中國也不再神祕，有了火車呀，穿墳過墓的破壞着風水。聚紅色多穗的鑲旗，綠紫皮鞘的鋼刀，響着串鈴的口馬，江湖上的智慧與黑話，義氣與聲名，連沙子龍，他的武藝事業，都夢似的變成昨夜的。今天是火車、快槍、通商與恐怖。聽說，有人還要殺下



## 皇帝的頭呢！

這是走鏢已沒有飯喫，而國術還沒被革命黨與教育家提倡起來的時候。

誰不曉得沙子龍是短瘦、利落、硬棒，兩眼明得像霜夜的大星。可是，現在他身上放了肉。鏢局改了客棧，他自己在後小院佔着三間北房，大槍立在牆角，院子有幾支樓鴿。只是在夜間，他把小院的門關好，熟習熟習他的「五虎斷魂槍」。這條槍與這套槍，二十年的工夫，在西北一帶，給他創出來：「神槍沙子龍」五個字，沒遇見過敵手。現在，這條槍與這套槍不會再替他增光顯勝了；只是摸摸這涼、滑、硬而發顫的杆子，使他心中少難過一些而已。只有在夜間獨自拿起槍來，纔能相信自己還是「神槍沙」。在白天，他不大談武藝與往事；他的世界已被狂風吹了走。

在他手下創練起來的少年們還時常來找他。他們大多數是沒落子的，都有點武藝，可是沒地方去用。有的在廟會上去賣藝：踢兩趟腿，練套傢伙，翻幾個跟頭，附帶着賣點大力丸，混個三吊兩吊的。有的實在閒不起了，去弄筐果子，或挑些毛豆角，趕早兒在街上論